



# 韓國的兩個會

去了韓國一趟，主要有一個關於我個人文學事業研討會和論壇在這裡舉行。

韓國的漢學非常發達，據韓國的朋友說，全韓國有二百六十家大學有中國文化研究和中國語的學科和學會，漢學的其中一個重要方面是「現代華文文學」的研究。

本次研討會是由韓國兩家大學——首爾外國語大學和濟州大學為主導的。據主辦機構發佈的官方消息如下：

由韓國世界華文文學協會、韓國中國現代文學學會、社團法人韓國現代中國研究會等單位主辦，在韓國外國語大學與世界華文文學聯盟、世界漢學研究會、濟州大學等單位的共同參與下，定於二零一九年四月二十五日在韓國外國語大學（首爾）召開。

「第十一屆中華作家國際文學論壇：潘耀明文學事業研討會」，於四月二十七日至二十九日在濟州大學（濟州）舉辦「第五屆韓國世界華文文學論壇：潘耀明與世界華文文學」。依託「第十一屆中華作家國際文學論壇」與「第五屆韓國世界華文文學論壇」，在韓國首爾舉行「潘耀明（彥火）文學事業國際學術研討會」；在濟州舉辦「潘耀明與世界華文文學」。首爾舉辦的論壇偏重於較嚴格的學術性；濟州舉辦的座談會偏重於情感性，與會學者、作家集中展示「潘耀明（彥火）與世界華文文學」主題。

「潘耀明先生主要以香港為基地，在四十多年的歷史中，於文學創作、

編輯出版、文學社團、國際文化與文學交流等方面孜孜矻矻，付出了巨大辛勞，創下了不朽業績，獲得到世界華文文學界的高度認可。」

這兩場研討會參加的學者、專家共四十多人，有來自海內外的學者、作家，包括美國、加拿大、日本、台灣、新加坡、馬來西亞、中國內地等，韓方還組成了大會顧問團，顧問名單按姓氏筆劃為序，包括王安憶、王列耀、王德威、王蒙、王潤華、白先勇、貝鈞奇、李炳漢、李昂、李歐梵、余秋雨、高行健、陳建功、陳若曦、陳思和、曾繁敏、黃春明、舒婷、葛浩文、劉再復、劉夢溪、聶華苓、羅多弼、嚴家炎、鐵凝。

大會於會議前已收到中國作家協會鐵凝主席、著名作家白先勇、美國哈佛大學王德威教授、香港科技大學高等研究院劉再復教授、北京大學終身教授嚴家炎教授等人及來自世界各地文學社團發來的二十多封賀電、賀信。

第一場研討會在首爾韓國外國語大學舉辦，共發表十九篇論文；第二場研討會在濟州大學舉辦，共發表論文三十二篇。

在首爾外國語大學的開幕禮上，外語大學金仁喆校長親自參加並發言，高度評價這次研討會的成果；在濟州大學的開幕禮上，濟州大學通譯翻譯院院長金載原院長及中國駐濟州總領事館馮春台總領事出席開幕禮，並發表熱情洋溢的講話，令人感動。

（《韓國行》之一）



# 開創共建美好未來

北京四月天，春光明媚，陽光普照。世界目光聚焦於此，發光發熱，令人矚目。年前，國家主席習近平倡議的「一帶一路」目的是世界齊心開創共建「一帶一路」美好未來，獲得輝煌成就。今年四月廿五日，在北京舉行了第二屆「一帶一路」國際合作高峰論壇，習近平主席主持開幕式並發表了主旨演講：倡建「一帶一路」目的是聚互聯互通，深化務實合作，世界攜手應對人類面臨的各種風險挑戰，實現互利共贏，共同發展。如此一來，世界各國順應全球治理體系變革的時代，順應各國人民過上更好日子的願望，中國將採取一系列重大開放改革舉措，加強制度性、結構性安排，促進更高水平對外開放，強調世界各國共同建立世界命運共同體。

在高峰論壇上的三十七個國家元首或地方政府領導人、聯合國秘書長出席了圓桌會議，會上還有眾多知名國際企業家參與。主賓積極討論，熱烈發表意見，令與會者感到平等、合作、團結的精神，深受世界媒體關注。事實上，短短數年間「一帶一路」所獲得的輝煌成就，堪稱是硬實力的體現，讓世人感受到共識、團結的力量。

中國通過「一帶一路」，充分在世界上展示了硬實力建設的成就，另一方面，中國亦在軟實力方面向世人展示了成績。在高峰論壇後，在北京舉辦了「北京世界園藝博覽會」，習近平主席主持「世園會」的開幕式，強調各方要共同建設美麗地球家園。正所謂天時地利人和，在四月的春風裡，正值新中國成立七十周年，四月在北京舉行了「一帶一路」國際合作高峰論壇和世園會，展示了中國在新時代所取得的軍事、外交、經濟、社會、民生等偉大成就，讓世人同樣感受到中國人的幸福生活和對美好未來的努力、奮鬥與期盼。

送走四月，迎來五月天。作為今日新時代的中國人，是多麼幸福。國家在五月安排了一連四天的小黃金週，讓全國人民享受休閒歡樂假期。五月一日是國際勞動節，人民開心之餘，嘴邊哼着《咱們工人有力量》這首經典歌，猶記得新中國成立初期，人們在概念上把勞動人民稱為工人階級，不過在這七十年間，鄧小平強調「知識創造力量」，所以知識分子亦成為勞動人民的一分子，慶祝國際勞動節的大家庭愈來愈強大了。全國各地在五一假期到處人山人海，彰顯了中國人民幸福美好的時代。



# 也談丁屋政策

無論是老香港人、新香港人都看不明白，香港已經土地不夠用，為什麼這場丁權官司還要判決原居民的丁權是否合法傳統權益？

2015年郭卓堅就丁屋政策提出司法覆核，要求取消新界原居民享有的丁權。於去年2018年12月開審，歷時4個月後在今年（2019年）4月8日宣判，結果是郭卓堅部分勝訴：以免費建屋牌照形式建屋，屬合法傳統權益，以私人協約方式（Private Treaty Grant）和換地批出的丁地權，屬於違憲，意即丁屋權本身合法，如用公家地就不合法。對原居民來說，這裁判的影響相當大！

而對香港市民來說：憑什麼你是香港人，我也是香港人，為什麼你有丁權？我沒有！太不公平！且只限男性，女性也沒有！今天是什麼時代？已經進入21世紀，世界各處已高唱女男平等！

先說為什麼對原居民的影響相當大？丁屋政策自開始（1972年）以來，原居民興建丁屋，若建屋地屬官地，由私人協約方式（Private Treaty Grant）批出，亦可以換地（Exchange）批出，私人土地要申請免費建屋牌照（Free Building Licence）。這原來是一套完整的丁屋政策，今年4月8日法院的判決將它碎片化，並作出切割；再簡單一點說，就是判決原居民在自家私人的土地上建屋是合法，其餘都屬違憲。雖然有人說影響不大，這是在已既定事實上看問題，因為近十年來申請丁屋，大都是在自己的私家土地上申請。

根據統計，私家地獲批准丁屋佔逾8成，因此受判決影響的丁屋僅佔少數不到3%。由此足以證明新界原居民土地正在慢慢的消失，為什麼消失？是因為不斷地供給香港市民使用，舉例，今天新界居住的人口超過港九，所使用的土地，即使是新界官地（政府地），那都是原居民原來擁有的土地，政府以各種理由收地而成為官地。在這裡僅提出一個例子來證明：位於粉嶺的北區公園（北區中央公園）佔地90萬平方呎，原來是新界五大家族之一的粉嶺彭氏的私家地。供給香港市民閒暇的時候來這裡看魚觀鳥賞花，這導致彭氏子子孫孫空有丁權沒有丁地。（這場丁權官司的判決，可能導致他們再沒有機會建丁屋。）

筆者認為，大部分的香港人守法守紀、尊重歷史，關於對原居民、丁屋政策的誤解是對新界歷史的陌生所導致。



鄉議局在4月30日舉辦「特別村民大會」，約有兩三千人參加，共同維護傳統權益。 作者提供



# 病患家屬壓力大

在四月底的一週內，我的至親與好友紛紛住進了醫院，包括家母、中學老師、好友；舊上司都是不輕的症狀，頻繁進出醫院的期間，收到無數祝福，也衷心祝福臥床友人能渡過難關，身體早日康復。

照顧患病家人是心力交瘁的，我自己也免不了病倒了。更明白舊上司的妻子訴說精神壓力之大，幾乎令她患上抑鬱症，但為了照顧丈夫，不得不撐着。她說：「最苦的是沒人商量，遇到問題時，不知道怎樣去面對，徬徨不已。」為了照顧丈夫，我將所有社交活動暫停了，一時間自己沒了朋友，沒了傾訴對象，沒了自我的生活。

好友的伴侶要在病妻前強裝樂觀和堅強，教妻要以正能量面對困境，也在一對年幼子女面前臉露笑容，免他們惶恐受驚。自己卻暗地裡來電哭得死去活來，請教我：「告訴我一些例子這情況可以救回一命的，好嗎？」我請他放聲大哭，將不快發洩出來，別壓抑着，做好朋友這時的肩膀是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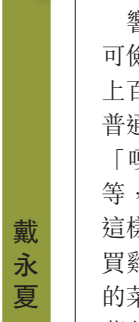
他拭眼淚。

沒結婚的老師床前孤獨，她早已在入院做手術前為自己安排好一切，出院後會有妥善的照顧，沒家人的壓力何止大一倍？幸有如親人般的學生和朋友關心。病者承受着肉體的痛楚與死神搏鬥固然痛苦；家屬長時間的照料，精神和體力上的承擔也夠吃力，很容易自己也倒下來。我們在關心病人的同時，也得要支持家屬。

根據統計，本港約有一百一十五萬名長期病患者，他們與家屬承受着巨大壓力，調查發現逾半受訪者有或大或小的抑鬱或焦慮徵狀。其實現時全港共有十二間親屬資源中心，在不同的醫院也有不同的病症支援組，可以為家屬提供協助。作為家屬千萬別躲起來，不要自己默默承受，不要怕求助，不要怕向別人傾吐。尤其是一些病友組織，大家的家人同病相憐，會明白箇中苦況，可以互相支持和幫助，分擔感受，分享資源，一起走這段艱辛路。



# 聽菜音，品美味



戴永夏

我國的飲食文化源遠流長，博大精深。單就菜餚來說，就有很多學問。它不但品類豐富，技藝精湛，而且還有聲、香、味、形、聲等許多講究。有的菜不但色、香、味、形俱佳，還能發出悅耳的聲音，使人從聽覺中得到美的享受，這種菜便是「有聲有色」的「響菜」。

響菜雖非主流，但也時有所見。它可奢可儉，能上能下，既可登宮廷御宴，也能上百姓餐桌。記得兒時在農村，常見一些普通菜餚，名字就是它所發出的聲音，如「嘎崩豆」、「呱嗒餅」、「知了猴」等，聞其聲就能見其形。祖父曾給我講過這樣一件趣事：我村一個窮人宴客，沒錢買雞鴨魚肉，就用普通蔬菜代替。當做好的菜端上桌後，他指着一盤切成長條的青蘿筍說：「這是『嘎崩崩』。」又指着一盤炸花生米說：「這是『脆嘎崩崩』。」客人還沒回過神來，他即解釋說：「吃了蘿筍能順氣，吃了花生可長生。」一場貧窮造成的尷尬，就在哈哈一笑中得到化解。

而窮人對生活的幽默樂觀，也從「嘎崩崩」的脆響聲中釋放出來……各地的名菜中，也有不少響菜。如川菜中的「三鮮鍋巴」、「鍋巴鮑魚」、「鍋巴肉片」、「響鈴雞片」，粵菜中的「鐵板牛肉」、「啫啫雞」，淮揚菜中的「松鼠桂魚」等，都能發出美妙動聽的聲音，聞之悅耳，食之回味無窮。晚清的德齡女士在《御香齋錄》中，曾談到慈禧太后年輕時，「最愛吃的一味菜是燒豬肉皮」。這道菜有個別名，喚做「響鈴雞片」，意思是形容它脆得可以給人家響出聲音來。」可以想像，一位妙齡女郎，嚼着酥皮，口吐蘭香，齒動聲脆，鏗鏘作響，這是何等美妙的景象！而一道普通菜餚，也因清脆的響聲，平添了許多詩意。

還有更多的「響菜」則能自動發聲，較有代表性的如「響鈴雞片」。這道菜的做法是：將瘦豬肉切成茸泥，配以作料，拌成肉餡，包成二十來個抄手（餛飩），放入鍋中炸成金黃色；同時將嫩雞肉片同火腿片、玉蘭片、雞湯等一起放入另一鍋中，煮沸後加入蔥、薑、糖、鹽等調味品，燒到入味時再放入豆粉，做成高湯。吃時將高湯迅速澆入盛放熱抄手的盤中，盤中立即發出「吱吱啦啦」的響聲。這響聲如琴瑟之音，悅耳動聽。嗅着撲鼻的香氣，聽着輕清的「琴」聲，品着爽口的美味，真令人有飄然欲仙之感。

還有響菜，因得到皇帝的賞識，身價倍增，被譽為「天下第一菜」，這便是蘇州菜中的響油鱈鮑和蝦仁鍋巴。著名作家兼美食家陸文夫在《吃喝之道》中寫道：據我所知的蘇州菜中，有聲有色的菜式只有兩種，一是響油鱈鮑，一是蝦仁鍋巴。響油鱈鮑就是把鱈絲炒好拿上桌來，然後將一勺滾油澆在上面，發出一陣「刺啦」的響聲，同時騰起一股香味。蝦仁鍋巴也是如此，把炸脆的鍋巴放在一個大盤裡，拿上桌來，然後將一大碗蝦仁、香菇、冬筍片、火腿絲等做成的熱湯向大盤裡一倒，發出一陣熱鬧的聲音。據說，乾隆皇帝對此菜大為讚賞，稱之為「天下第一菜」……

也有名菜，既是詩菜，又是響菜。響聲飄出了詩的意境，也牽出悠遠的思古幽情。北京有家叫「江浙皖會館」的酒店，曾推出一組「楓橋夜泊」套餐。套餐共有四道，每道都做成「楓橋夜泊」中的一句詩。其中第四道菜「夜半鐘聲到客船」最有創意：在大盤中停放着一艘蘿筍雕刻的「船」，「船篷」用無錫錫排骨做成；「船艙」內載着一盤名叫鮮辣什錦的菜，

另配一煲江南八味湯。當食客用勺子將湯盛到碗中時，便會發出清脆的「噹噹」聲，這便是「夜半鐘聲」了。這悠揚的「鐘聲」如一根歷史長線，貫通今古，牽動人心，讓人在品嚐美味佳餚的同時，也融入詩的意境，走進大唐朝，來到姑蘇城外，跟詩人張繼一起，領略寒山寺外楓橋夜泊的淒清之美……

當然，作為傳統文化的載體，響菜也有精華和糟粕之別。有的響菜，不但不能帶給人美感和享受，還會像瘟疫一樣傳播惡俗，展示醜陋，污染人的靈魂。有一道叫「三吱」的鼠菜，是把剛出生的小老鼠放入盤中，不做烹調，只蘸調料將活鼠生食。吃時，筷子夾小老鼠，小老鼠會「吱」的慘叫一聲；夾着老鼠蘸調料，又「吱」的慘叫一聲；放到嘴裡嚼的時候，再「吱」的一聲慘叫……饕餮們就在「三吱」的慘叫聲中，吞嚥着活鼠，也吞食着良善，展示了醜陋，讓人慘不忍聞……

還有一道更加殘忍的響菜叫「活叫驢」：將一頭健壯的驢子綁好，讓食客指定吃哪一部位，惡廚就操刀將那部位的肉從驢身上割下來，拿到廚房裡烹煮……菜端上桌，食客們一面聽着驢子的聲聲慘叫，一面大快朵頤……這些人從慘叫聲中尋求刺激，從殘忍之中得到快感。人心冷酷如此，又何異於禽獸！

像「活叫驢」這樣的響菜，食之者少，鄙之者多。儘管它為常人所不齒，但它的作用卻不可低估。因為它像鏡子一樣，照出人的情趣高低和靈魂美醜。正如印度聖雄甘地所言：「一個民族的道德是否高尚，可以從其對動物的態度也看出。」依此而言，一些人的品格優劣，也可從其對動物的態度中看出來。對動物殘忍者，對他人也不會善良，其靈魂也很難高尚。由此看來，這類響菜的認識價值，遠大於實用價值。



# 防不勝防

小狸有一個朋友，本身有互聯網技術方面的背景，深知網絡對隱私的掠奪，平日非常注重保護個人信息，加上為入本就淡泊，所以幾乎從不在微博、微信、Facebook等社交媒體上「露臉」，和動不動就發張自拍再配個定位的人們比起來，他的人設自然就帶着「神秘」二字。他最近在哪？做什麼？長相有什麼變化？無人得知。而他的朋友，就躲在自己的神秘殼裡，怡然自得，那是他舒服的生活方式。然而就在最近，神秘人卻意外「破功」了。

破功並不是因為他變了性情成了「發（朋友）圈愛好者」，而是因為他換了工作，新工作的同事中恰好有一位交遊甚廣、與他擁有很多共同朋友的業內舊友，而舊友又是進取型的雞血員工，動不動就要po開會照片、培訓照片、工作討論照片、團隊氣氛照片等等，還要配上詳細說明。這些照片中，時常就會看到神秘人已經不再神秘的身影，而詳細的說明，更是讓神秘人的工作狀態一覽無餘。總之一句話，他「被」破功了。甚至，不少認識的人還會在舊友的帖子下和他招呼扯開篇，讓不愛交際的朋友尷尬不已。

小狸講這個故事，是想說明一件事：如今互聯網對隱私的侵蝕，已經進入了更新的階段——「被動暴露」的防不勝防階段，用某傳媒人的話說：「我們的隱私就像二手煙，即便自己不願暴露，我們周圍的朋友、家人也會分享。」

不知不覺間，互聯網與隱私的較量，其實已經經歷了四個階段。第一階段，大家驚覺無孔不入的互聯網已經對個人隱私造成了威脅，於是人們驚恐、抱怨、然後嘗試反抗，

反抗方式包括隱去真名換成網名、不讓網站使用cookie、不讓手機記住密碼、關閉智能電話定位、快遞地址寫小區保安以及扔快遞箱時塗掉姓名地址等等。

第二階段，人們開始動搖。一是發現第一階段的抵抗似乎並沒有什麼作用，每天還是會接到無數垃圾短信和電話，無論是買了房裝了修還是生了娃，一個產業鏈的服務商都會緊跟着來問候。訪問的網站，永遠「比你還了解你內心的慾望」，瀏覽器看個資訊，到購物APP上就會精準推送相關產品。另一個是巨大的誘惑和便利讓一部分人開始屈服，於是，「不同意隱私條例就不能使用APP」的霸王條款被很多人通過了；因為很想回帖而輸入了手機號碼接收驗證碼；想吃現成的而在外賣軟件上輸入門牌號碼；明知道有安全隱患卻依然裝了攝像鏡頭監控假期中的娃。

第三階段，科普爆料文章愈來愈多，人們這才明白今天的GPS定位已經可以精確到米，人工智能也已經可以根據各種大數據綜合分析並不斷修正你的真實地址，根本不用看你企圖讓快遞送到哪裡。你所有自以為厲害的防禦，在今天的科技面前其實都只是螳臂當車。

至於第四階段，就是前面提到的「被動暴露」階段，這個階段讓那些斷了網、棄用智能手機、返璞歸真的人們保護隱私的希望也破滅了。據報道，費蒙特大學和阿德萊德大學科學家團隊的最新研究表明：即便一個人註銷了社交網絡，但他朋友們的在線動態和文字依然提供了高達95%的「潛在的預測準確性」。

網絡時代，沒有神秘人，只有透明人，防不勝防。



# 你一定要讀董橋！

多年前，羅孚先生在北京《讀書》雜誌寫過一篇文章，題目就是《你一定要讀董橋》，影響很大。董橋本來名聲就很響，但這篇文章更讓他，特別是在內地文學圈風傳。而我，本來就是董橋粉絲，也就越發感到親切了。

當然也有人偏偏唱反調，也正常，這世界，對於閱讀感覺，不同的人可能會有不同看法，你寫你的，他說他的，也就是了。在這眾聲喧嘩的時代，只有絕大多數人覺得好，就已經非常難得了。事實上，牛津出版社出版的董橋系列散文非常暢銷，在紙本書籍受到嚴重衝擊的當下，尤其可以窺見他受歡迎的程度。

他曾經應我的請求，為我在台灣出版的散文集《街角咖啡館》寫推薦語，他爽快答應了：「文學也有冷熱之分，冷文學出世，熱文學入世。冷文學高門裡入定的法師，熱文學寫月下敲門的僧人。陶然的文學從來是熱文學，寫市井，寫生活，寫失落的現代人，誰都寫不出他的敏感和他的犀利。縱然走進暮春江南，陶然筆底關懷的還是人與事不是花與草。那是文學在這個新時代的新出路：不再再世故，不再矯情，不再虛幻。人如其文，我敬愛陶然的真和實。」這些都讓我感恩非常。

此外，我有一篇文章刊出了，他在信中寫道：「《出入班芝蘭》已經找來拜讀了，據說我不少舊恩，跟你一樣『具體觸摸這個夢境』了。老兄的文筆還是挺迷人的。」那是一篇寫雅達達班芝蘭的一篇散文，我之所以提起，是因為知道他和我同來自印尼，不免感到親切。他在另一封信中，曾對我說，萬隆因緣，是難得的機緣。倒不是因為他是著名作家，因而難得附風，雖然我敬仰他的文名和文筆，但對於他的鼓勵，並不當真，覺得他只不過是客氣話，他一向文質彬彬，禮數周到。我和他雖不是老鄉，他祖籍福建，我祖籍廣東，但我們都曾僑居印尼萬隆，有一段共同的經歷，雖然沒有共同的生活經驗，但提起當年生活，大家都必定會有親切感。

那時還沒有見他，但有書信來往，我知道他忙，雖然也稱他為「董大哥」，有些冒昧，但僅尊稱而已，其實應該像別人一樣稱他為「董先生」，但又覺得有點生分，可是稱他董大哥，我擔心會不會讓人覺得有點淺言深之嫌？但我又想，我並不是因為他是文壇才俊而故作親熱，問心無愧，也就是了。

也因為尷尬如此，不敢冒昧提出見面，覺得做得成朋友是緣分，做不成是宿命，我雖然渴望，但不強求。終於有一天，他來電話，說是雅加達的楊金運約茶敘，叫我和古劍一起，到銅鑼灣的「阿二鮑魚」飲茶聊天。也就是聊天而已，並沒有什麼要事，也記不得都說了些什麼。只記得當時照了相。後來，偶然通電話，也就是問安而已，不敢打擾他太多時間。有時某些內地學者問我要他的聯繫方式，我猜想是想要研究他的作品，但我都要先問清他的意向，他是名人，即使一般人，這樣做也是尊重和禮貌，只有他認為無妨，我才照辦。

有一次，他宴請一些文壇朋友，到中環環羽茶室晚餐，飯菜豐富，高朋滿座，多數認得，也有個別不認識。散會後，三三兩兩各自離去，我從陸羽下去，和董橋走了一段路，到中環地鐵站附近，分手。暗夜中，互道珍重，暗夜的風拂來，有些涼意了，地鐵站人流不斷，雖然不是高潮時段，但是匆匆的乘客依然不少。我回頭一看，只見董橋的背影，在皇后大道中的街燈下，遠去了。

我雖然渴望，但不強求。終於有一天，他來電話，說是雅加達的楊金運約茶敘，叫我和古劍一起，到銅鑼灣的「阿二鮑魚」飲茶聊天。也就是聊天而已，並沒有什麼要事，也記不得都說了些什麼。只記得當時照了相。後來，偶然通電話，也就是問安而已，不敢打擾他太多時間。有時某些內地學者問我要他的聯繫方式，我猜想是想要研究他的作品，但我都要先問清他的意向，他是名人，即使一般人，這樣做也是尊重和禮貌，只有他認為無妨，我才照辦。